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顧開雍偉南　參閱

宋學士文集

議　宋濂

治河議　治河

本集云北係皆作蓋元時欲留意治河也

北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嵬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泰不花沈兩珪有郎及白馬以

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績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蕃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滙為阿剌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闌之水從南會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

是

歷代尋河源至元時都知其

孫斡

譯云九度也。水尚清淺可渡。又東約行五百里。始濅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剌。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濶即濶提二地。

哈剌別里赤與納憐哈剌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

敘道里明晰

故神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釃爲二渠。載之高地。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致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泛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爲屯氏諸

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入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决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覩已。自漢至唐。平决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决。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

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爲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于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葢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于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

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記

觀心亭記　觀心亭

趙　千　方　卓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夙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甓為墉。塗以赭泥。中寘輔坐。前闢形戶。越七日壬

于落城。上親幸焉。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閑、況有事于天地廟社、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漠、體道凝神、誠一弗二、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虔、臣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

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源。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啟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刑敷政。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

彊之休。亦永無彊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旣承　詔旨。輙稽古書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閱江樓記　閱江樓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　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曁。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遊。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　上

以其地雄勝。詔建樓于巔。與民同遊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閱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遥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

此段規橅猶沿宋弊而氣味自壯不墮衰颯

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將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感興。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

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

應制體固也如此

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渤泥入貢記　入貢

濂承旨禁林曰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詔往諭

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闍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耶、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父之尊。為臣子者柰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鄉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使人善為辭）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戌行闍婆有人問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卻之今聞歸

誠中國無我闍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愬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邪闍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愬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闍婆來人誅索每無厭况强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旣與王別舟

此亦不無自誇之辭

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愉，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早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蠟降眞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鄙陋不足觀。　皇太子牋用銀，牋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

記此存故事

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
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
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
胸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眞
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
魚蝦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漉曬
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
畢則棄之嵛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
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

燕饗則刲羊豕鷄鵝鳴鼓擊鈸以爲樂此其大凡也

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記之以昭 聖化所被之盛

記宋一段有缺

灑闍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努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喏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 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聖

書一頒輙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

奉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讋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無役不諧故卒能成功云

銘

五輪沙漏銘　沙漏

爻甚古 鈞○制 備悉明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池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奠之軸端有輪

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
軸長尺。圍如初。從奠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
六。軸杪亦傅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齒與
二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傅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
三輪。唯奠與二輪同。輪杪亦傅六齒。鈎中輪旋之。中
輪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
杪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
盈百。斲木爲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
○毛○此○神○京○好○塊○ ○ ○
次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

時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運行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畧也

初濼陽水善冰雖爨以沃湯不能爲漏新安詹君希元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之郭守敬七寶燈漏鍾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浦陽鄭君永與希元游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余銘銘曰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

請惜分陰視斯晷。

題跋

恭題御賜書後　御書

昔在乙巳之春，臣濂待罪右史，三月十五日，臥病京師之官舍，不入侍者六日。上顧近臣濂曰，老宋起（上偶遇侍從之臣如此）居何久不見耶，濂以病對，且言其致疚之詳。上憂形于色曰，宋起居純飭之士，不黍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不知何以而有斯疾乎。越一日又問曰，病勢稍損否，濂對如初。越二日又問，濂復對如初，

上惻然曰爾往傳命俾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處疾必易愈愈且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二十四日濂至導宣　上旨臣力疾起拜命越翼日陛辭。上勑黃門内使出大府金藉以束帛賜之自後候問之使相屬于道時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至百執事皆爲之請特令中書造安車給健丁六人以載此尤異數也二十八日　皇太子以舊學之故復遣内臣存問賚以綵幣白金之屬恩意有加焉三十日上道夏四月十七日方抵金華故居十八日具

謝表一通進　上幷致書　太子以寓箴規之意。
上覽之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當日誦一過、復
親御翰賜書褒荅其文。則　上所自製字、乃侍臣代
書。其外封九字、內年月六字及花書、則　上之親筆
也。復出官局文綺白繒各一、命　太子署名緘封、遣
使者卽臣家以賜焉。時六月七日也。惟　上深仁如
天、厚澤如地、凡囿于兩間者、莫不沐浴神化、鼓舞至
德、以臣之微、亦獲霑被寵榮、如此之至、竊伏自念、臣
本一介書生、應聘而起、卽典儒臺、未幾、詔入禁中、授

太子經。由是峻登記言之職。賜服金紫。先後所承恩數不一而足。今以微疴之故。又勤宸念。眷注優異。錫予便蕃。此固上天雨露之滋。一草一木。無不使遂其生成之性。而臣區區犬馬之誠。所以思報效之者。何日而敢忘哉。天保之詩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臣敢誦此詩以荅　上賜。復追蹤遭逢之盛。於賜書後。示諸子孫。俾世世毋忘　上恩云

恭題御製方竹記後　御製方竹記

皇帝視朝之暇。燕處武樓中。每詔一二臣僚。諮詢治

道時吏部尚書臣詹同在　帝左右。歷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而偶及於竹。　帝曰竹之類。其亦多乎。臣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餘種。或根如蟠輪。或節若束鈢。或細則勝箭。或鉅可爲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也。唯吳越山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佹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笻。帝曰信有諸乎。臣同復對曰。老臣焉敢謬言。旣退。獲一枝以獻。　帝摩挲觀之。悅曰。臣同其亦信人哉。於

是親御翰墨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致之難。及其末也謂臣同爲人俊偉氣象。稽之傳記。智過百人曰豪。千人曰俊。天語之褒嘉。斯亦至矣。已而詔臣同於端門俾給事中繕書以賜臣同不勝忭躍。將趨拜墀下。帝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

臣同捧歸裝潢。飾以龍文玉軸。持示太子贊善臣宋濂。臣濂竊自念草莽微臣。侍帝前十又五年。當帝爲文性或不喜書。詔臣濂坐榻下操觚受辭終食之頃。入經出史。袞袞千餘言。仰見天光昭回。赫著

非此文不知聖祖故事

簡素皆日精月華之所凝結敷之為卿雲散之為彩
霞曾不見神化著見之迹其誠所謂天之文哉臣濂
聞之三代而下混一寰宇者若漢唐之高祖宋之太
祖皆產乎北其勛烈信偉矣而未見以文辭稱今我
皇帝生自南服天戈一揮九州內外罔不臣妾自
天開地闢以來世之所未有況乎神藻煥發陰麗陽
明下被萬物無不仰照此無他　皇天欲以文明化
成天下故挺生聖人度越前代若斯之盛也然　聖
製雖多未嘗輕以與人臣同以文學侍從之臣簡在

帝心者久故特被是賜焉夫臣以誠而事上 君以恩而逮下唐虞盛治一旦復見三千餘年之後何其懿哉臣同宜勤諸金石與典謨訓誥之文並藏子孫之多永永傳之無極臣同受賜以洪武癸丑歲五月之戊辰越二十七日實六月乙未臣濂謹熏沐而題其後云臣濂拜手謹記

記所以見其重

恭跋 御製詩後 御製詩

宋訥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

乎之時或相與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殿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爲觀美所以禮賢俊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文皇宋之太宗其事書之簡編者可以見之矣皇明紀號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容澄爽油然有感于宸衷洒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爲之賦成召禁林群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同列研精覃思鋪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投獻上皆親覽焉復置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勅太官

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觴已、上顧臣曰。卿何不盡飲、臣出跽奏曰。臣荷　陛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年衰邁。恐不勝桮酌。志不攝氣。或愆于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姑試之、臣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釂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卒飲之、臣舉觴至口端。又復蹙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爲、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强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顏面變赬。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

曰卿宜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上遽召臣至命編修官臣右重書以遺臣遂諭臣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謝上更勅給事中臣善等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藉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旦遭際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不覲日月

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叨冒　恩榮夐絶前比所（即可作年譜）
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天
寵屢加雲翰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揣度何足以堪
之雖然傳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洪
惟　皇上尊賢下士講求黃虞治道度越于唐宋遠
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
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踴躍奮厲以揚於　王庭哉
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序

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皇上恩寵之便蕃。抑過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臣雖無所獻。爲願持此頌禱於無窮哉。古者侈君之命。勒諸鼎彝。藏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永久。臣敢竊援斯義。礲玉爲軸。裝褫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等應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三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輯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彭賓燕又　參閱

劉誠意文集

頌　　　　　　　　　　　　　　劉基

祀方丘頌并序　方丘

維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皇帝將祀地示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詔百僚集射

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誠感神、故射以
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惟爾庶官各一
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丞相宣國公以
下至於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敢不敬承　天
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月多霖雨少霽
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
百僚告于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
夜三鼓。有風徐來。淋潦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

煙不掩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熏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於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曰濬哲惟 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備物以將之神睠在德匪惟其儀聖不世出禮失莫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羊而不以祭穹祇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

三尺劒用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賨。稽首龍墀。蹈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踏泰岱。憑陵華嵩。鏘綦鏦燕。掃貊滌戎。莫亢我前。莫膺我鋒。斬逆懷降。允恊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禋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小臣作詩。以繼大雅。

平西蜀頌并序

臣聞天命眞主混一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籠自古及今同一揆矣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澂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九土糜沸鴟張狼顧之豪彌滿山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故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舉全吳三伐而海甸廓清四伐而東粤南閩悉歸版圖於是肆伐中原拾宋擬秦掣趙拔燕兵鋒未至聲聞先及神譬

平中原兵勢其實如此

鬼慄匍匐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漠交趾鏤耳之國罔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無敢後者獨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僞號大臣皆請討之（叙出）皇帝憐其父没子幼數遣使招之不至乃命將帥伐之（師得大體）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某某郡邑鎮戍望風送款（叙下蜀亦簡嚴）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總結）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羣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適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

足以賛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爾其辭曰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隔閡與華不通金牛啓道厥敍斯鑿岷峨岩嵲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震驚北方劒閣倚天瞿唐折地仰不可攀俯不可視蠢茲羌戎憑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洸洸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算先定鬼神莫違靈旗揮揮指（朋字缺）山山摧羌人失魂悉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聲動玄黃童白叟蹈

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
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　天子萬壽

甘露頌并序　甘露

起手非雅不使纖麗

欽惟　皇帝順天應人奄有九土武功既成文治大
洽恪恭天地孝敬　祖宗山川鬼神莫不祇肅是以
億兆歸心遐邇嚮化羌夷蠻貊無有弗庭　皇帝愈
加謙慎深惟上天付畀之重夙夜兢業思與羣臣庶
民咸躋雍熙以承天眷敎誨戒飭諄諄切切日不厭
勤於是乎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醇和至精悉發悉達

禾麥呈瑞年穀屢登倉廩之積如岡如坻民用紓矣邦本固矣乃洪武四年十月甘露降于鍾山沾潤草木瑩若凝脂美若醍醐五年十有一月又降今年仍降如初臣聞瑞應圖曰王者德至于天則甘露降鍾山京國之鎮帝業所基而甘露每降于茲則天之所以彰我皇帝之德而引國祚於悠久之意豈不顯顯矣乎昔者軒轅黃帝得瑪瑙之甕甘露降之滿盈黃帝食之而壽今甘露連年屢降則天之所以壽我皇帝於千萬歲之意又豈不昭昭矣乎於是羣臣莫

不欣懌百姓莫不蹈舞手相慶而在廷之臣或爲詩歌或爲賦頌以詠盛事於是臣基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古帝軒轅德協于天天降甘露俾服延年明明我

皇統坤握乾芟薙豪猾樹德佑賢命將出師廓清四邊滄溟帖濤嶺嶠收煙宏功茂烈烜赫八埏郊社宗廟享祀豐蠲日月星辰嶽鎮海川敬罔不至誠罔不宣寅畏天命翼翼虔虔匪直臣庶亹亹惓惓惟恐弗及惟恐或愆皇天后土睠顧式堅瑰祥信禎來集連連膏露流滋如瑤如瓊味奪醴齊光粲珠蠙高

映斗極。深浹重淵。被之竹栢竹栢鮮鮮被之鳴鵠鶴

○氣○肸○自○

鵠娟娟璧月宵炯。銀河曉旋天乳耀芷樺于穹圓霏

霏其霧。泥泥其泉青青其飴馥馥其荃。瑞我　聖皇

神恬氣全。萬姓率德七曜順躔。　皇壽如山。如黃如

玄超三軼五。煥後輝前。小臣作頌。願附史編。

序

送宋仲珩還金華序　贈遠

○起○詔○有○深○意

易不云乎。有子考無咎庚子之歲予與金華宋先生

俱來京師。時　上渡江未久浙東方歸附。先生與予。

國初事

瑚璉者多載此存以見四公相得之寔

及予同鄉葉景淵章三益同居孔子廟學惟日相與談笑雖俱不念家而予三人者亦皆不能無芥于心惟先生泰然耳日與文彥士相從游不倦人咸異焉時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璜字仲圭次曰璲字仲珩皆克家蓋夙以家事付二子久矣故先生得以優游投遁于浦江鄭氏之義門至今又十有五年矣去年秋七月予自家重赴京先生時為翰林侍讀學士執手相盼睞喜溢眉目先生長予一歲予須髮已白過太半齒落什三四左手頑不掉耳聵足蹣踔不能趨而

先生鬚須黝黑皆齒朱貝顏渥丹步履坦坦不落朝班後晨起戴星入國史館握筆寫細字如青蠅頭日數千且僕僕走承召命恭歸作詩文四五少不下二三先生素儒家無廝僮僕在京寓舊城去公館彌十（先生最見）

（詣過而來素節此）

有十五里惟次子璲偕一騶者從夫人又病在寓璲來往省視父母且奉母粥藥不遑朝夕今年春長子瓚遣二孫自金華來夫人病亦愈於是先生以事命璲暫還故里而在朝羣公大夫士咸賦詩餞璲望其即還則璲之能善事其父執善交其朋友者可見嗚

呼若先生可謂有子無咎者矣宜其老而愈康且樂

然先生末年竟以子累被謫但東二語微矣

也。璲又工楷篆隷草書賦詩屬文皆足以纘承家業、故於其行序以送之且繼以詩、

送黄叔賜歸金華覲省序　歸省

孟子言君子有三樂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樂之大、豈不以是爲係乎天人人之所願欲而不可得者哉夫孝子之欲顯父母心無窮也顯父母之道無過乎立身揚名、而鮮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見是故君子之急於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

能立功立事超乎羣倫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門戶也哉故於其初生也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响响乎爲老婦之慈以嬌之於膝下也天下之爲父母者亦孰無是心哉而當其生存之時獲見其顯者蓋十百之中不能二三信乎其係乎天而不由乎人也爲人子而知愛其父母則其中心爲何如哉是故孳孳汲汲不遑自巳仰馳光而興慕俯逝水而長懷當此之時將奚爲而可哉金華黃生以明經舉于鄉就試浙江行省貢于春官時年二十有二是歲　上閔天下

此國初特典非常事故存之

貢士率多年少。慮其未熟於世故，例廪之國學，使習開朝廷律令，練達治政，然後授之職，俾勿壞以殖天下之良材。於是生亦與焉。其明年，翰林學士宋公濂奉命纂修實錄，生以工書服勞史館。又善於所事。事竣受命伴讀齊府。其年冬十有一月，給假還金華，覲省父母。基與生俱浙東人，故翰林羣大夫士賦詩送其行，而屬其序於基。夫生曷啻於父母俱存兄弟無故而已哉。且又有祖母在，學日進以充其身，又際盛代事聖 王，受命侍從哲王出入禁闥，此人人之所聽

望而不敢覬者。生於是乎兼之。其為樂不亦大哉。基旣為之序。而繼以詩。且有深望于生。惟與其服膺乎不愧不怍之訓。以接跡於古昔聖賢而後已也。嗚呼。生其勉乎哉。

跋

書蘇伯修御史斷獄記後　斷獄

劉公性剛直因初長御史臺見此文亦可見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雹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

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寃抱痛之民莫不伸眉引項若槁葉之待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絛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

苟僅泥成案何名平反○然○成○案○每○

得而更焉因退白太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

○不○可○得○反 反之又有失出之咎耳

哉於是大信刀筆之眞能生死人矣既又問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叙御史蘇公慮囚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於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

之地。公一廵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摘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寃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於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則彊梁横行。怨讟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含詬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用是卒護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簡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

氣拘而爲鬭殺激而爲盜賊鬱而爲災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攜李王　言遠庭參閱

王忠文公集

序　　　　　　　　王　禕

送胡仲淵參謀序　　參謀

至正十五年二月、有詔命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恩寧晉公鎮禦饒城、公幕下有文武士曰胡君仲淵實預

在行。君之學。本於仁義禮樂。而於天文兵法術數技藝靡不精通。益有用之材。而其志慨然欲以功名自見者也。先是温之戍卒殺其守帥。據城以畔。時公以浙東元帥往討之。訪得君龍泉山中而問策焉。君以（元制行省大史皆得辟幕下士用其計策如劉破意亦常爲浙江幕客討方氏是也）謂温城險而賊守固。可以計取。不可以力攻。公一用其謀。晝賊果就擒。故温城之平。公之功。君之策也。及是公有饒城之命。復倚君叅謀軍事。而饒處江湖之會。最爲江浙屏蔽。自數年來。鞠爲盜區。斯民生業蕩析殆盡。今遺孼尚在。軍旅仍戒嚴。殺戮撫綏之際。誠

主帥所宜慎。以公之明決。而君以沉機邃略濟之。吾知寇不足平。民不足安矣。是以君子既多公能求士爲國。且益望君必將爲知己盡相與以有成也。君嘗爲余言。今天下之弊極矣。南北用武。未有休息。而將帥之權不相統一。朝廷之賞罰不能明信。此殆不容言矣。至于軍卒之單寡。而無所於訓發。錢糧虛匱。而無所於徵需。變而通之。則其有術。夫軍旅錢糧。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誠使常徭橫斂。悉不復以病民。止令民有田者。苗米十石。出一人爲兵。而就

（元之失馭在將帥各行其意不稟朝命）

食之以一郡計之米二十萬石當得精壯二萬人軍

能用此策以今江南一小郡亦足養二万兵矣

無遠戍之勞官無養軍之費而二十萬之糧固在也又減而計之當亦不下糧十五萬兵一萬五千行之數年可使所在兵强而財富矣其操識持論巽于尋常大抵此類而固亦未遂於施用也嗚呼自我世祖皇帝平定天下建不拔之基以開長治久安之道規模宏遠矣其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所宜憑藉夫何僅及百年而天下遽已日入於敝若或不可支持甚而

末流之弊千古一轍然亦何

理財制兵之術既窮皆坐視而不卹是豈事變終不

可爲乎抑亦任當世之責者未之思焉耳宋儒有言管仲復生商鞅不死天下乃可得而治其言雖失於有激然而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意者變通之術誠不可以非其人以任之諸葛孔明王景畧之流不世出此有識之士之所爲深慨也今天子在位日久圖治日切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士之懷奇見而欲立功名者寧能不見於設施而有不盡用之歎耶匪朝伊夕黍政公行大用君之所自見必又有大於今日者矣於其行禆故道夫人之所望於君者序以爲贈

以收起結

世間未必無王霸之才但不能使之混迹發

以事任耳

焉。

送鄭仲宗序　詔徵富民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西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洪武初喜徵○富民王國量才而用之）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摹本分賜之。乃六月十（孝陵銳意敬典教化于此）三日庚午，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一事亦可以見當時上下不隔如此）禕，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

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教令　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子弟、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諭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爲臣言、　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　聖意、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爲

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夫仲宗之來旣承　聖
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
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禕何耶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
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
之哉葢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
舞間莫不興起於為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
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
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
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

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記

錢清江浮橋記　水利

錢清江古名浦陽江俗名小江在山陰東北五十里江北則蕭山境也禹貢三江既入韋昭注三江者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十道志云婺州浦江一名浦陽江蓋江之導源實出於此北流一百二十里入諸暨

溪又東北流縣峽山直入臨浦灣以達于海十三州志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自臨浦南通浦陽江亦謂縣臨浦而北則達浙江而入海也而酈道元水經注云浦陽江導源烏傷東逕諸暨東流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又云浦陽江東北逕始寧又云東逕上虞烏傷今義烏浦江乃其故地謂之導源信矣始寧即上虞剡縣今嵊縣信如其言以爲東迴北轉則是自山陰會稽泝曹娥江繇上虞至嵊縣也非也又云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歸海餘暨即

諸暨距餘姚二百餘里。謂餘姚西北浙江入海。亦非也。又云臨平江上通浦江。下注浙江。臨平在浙江之西。其源殊別。謂浦陽江與之通。尤非也。葢道元之論。以謂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故川舊瀆。難以取悉。又未嘗身履浙江以東。故其誤如此。案地理志。柯水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永興即蕭山。而山陰北二十里有柯橋。其下爲柯水。注于江。然則浦陽江發源浦江。逕諸暨入臨浦。而後合柯水。繇蕭山以達於浙江。而爲海。古今葢不易也。其復名錢清者。後

道元北人故叙江南諸水皆多誤

漢劉寵作守。郡中大化。及去山陰。有五六老叟人齎百錢送寵。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尋投諸江。故後人因名江曰錢清。今俗唯稱錢清。而不復道其爲浦陽者。地因人而著也。江自臨浦而東若干里。是爲柯水所注。卽所謂錢清。其地控驛道。而江流至是勢以益大。又潮汐之所經。操舟而渡。動致覆溺。舊有浮橋。蓋比舟爲梁以濟不通。而近歲廢不治。厲深濟盈涉者告病。至正十七年秋。寧夏吳君。以憲臺行軍都鎮撫分鎮蕭山山陰兩縣。覩橋之廢。慨然歎曰。是不亦有

司之缺失歟亟命裒民戶之義助斥公帑之羨儲計其物力度程而新作之凡爲舟十有二上絫板皮相屬以爲梁其長三百有六十尺廣十有七尺聯之以鐵絙絙如橋之長而維其兩端於南北陂使梁常比而梁常屬與波濤相上下雖水湍悍而往來者固無虞人莫不以爲利也橋成衆欲書其事於石以永君惠而又以文屬之禕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橋梁之修有司之常事耳今會稽憲臺治所號稱會府而錢清當四會之衝橋以濟

人厥繫斯重乃皆坐視其廢曾弗之顧君方拏兵民二枋以護臺治成厥望素著而且以惠利及物爲先務故茲橋以廢爲成有所不難夫焉可以有司之常事例論乎是故門關道路廬館舟梁修除以時非直爲觀美也凡以通國野敬賓旅恤老幼遷有無貫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又謹著之當時旣陳議鄭皆不越是而近世亦有以驛傳橋道觀人者今君之于橋役不以諉之有司而汲汲力成之其可謂善爲政矣君名貫里古思字善卿起家進士調紹興錄事司達魯

花亦令權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經歷仍留鎮山陰蕭山云、

詔誥

擬封諸王詔　　封建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艱難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功成治定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旣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高帝二十餘王先封十王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爲秦王、第三子爲晉王、第四子爲燕王、第五子爲吳王、第六子爲楚王、第七子爲齊王、第八子爲潭王、第九子爲趙王、第十子爲魯王、姪孫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傅官屬、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各正要地以藩輔王室

自時諸王官屬甚設相傅秩各二品後稍裁減云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嶽瀆名號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有天地自然之神、有人鬼之神、人鬼之神或可以名號褒之、天地自然之神、不宜輕有加秩）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聖祖此詔所以度越千古）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人神、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

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人神之際名正言順於禮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

存聖與已有的議先師封號之意矣至于世廟乃大意改此二聖賢同擬也

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科舉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于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為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于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科舉人才盡於此語矣所望當事）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恥於並（以前元為殷鑒）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于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庭、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繇科學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然自此詔舉制科僅一次即罷不果又十餘年而復行焉

免租稅詔　租稅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迺功、故國家尤當

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租糧尚慮凋敝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䘏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皆

聖祖優䘏起義之地皆時有加不止

此一詔也

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閒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濟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封安南占城二國詔　安南占城

皇帝詔曰朕居中國統天下法古先帝王一視同仁

毋欲使四夷俱安。近者海外諸國。皆來臣服。貢獻方物。占城上言安南出兵。連年侵境。朕未知實否。今爲夷狄相攻中國之利聖祖此詔眞上世人主所罕及也

爾兩國言之。和睦隣境。乃保國之善道。故善爲國者。各守其封疆。各安其民人。上順天道。天必祐之。世道得以久長。若各不安分。搆怨交兵。縱其君長身雖無損。而害及生民。又何利乎。甚而至于天地神人。同憤共怒。其患將有不可測者。此豈保國之道哉。朕爲天下主。治亂持危。理所當行。今遣使諭爾兩國。若彼此果有所爭。當即罷兵。以和睦隣境爲念。畏天保民。安

疆土以永傳于子孫豈不美歟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招諭擴廓帖木兒詔　招諭

自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業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

擴廓帖木兒即所謂王保保也

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兼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

聖祖以其不屈雖敗之變與書招徠而不至也

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攬羣雄平定華夷唯西北邊備未修蓋以擴廓帖木兒猶守孤

在我則為逆寇在彼則為守忠聖人之言能恕己遇物如此

忠保其餘衆居于沙漠以爲邊患朕甚念之茲用特與寬宥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所部將士多我中土之人文武智能朕當一一用之有願還鄉里者

聽其賀宗哲孫翥趙恒等果能賛其來歸其功非小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阿都剌除回回司天少監誥　曆法

天文之學其出于西域者約而能精雖其術不與中國古法同（聖祖初立司天監判曆阿回共一以其術精也後亦能不立）然以其多驗故近代多用之別設官署以掌其職蓋愼之也以爾阿都剌敏而多識回回天文之說實世守之朕仰觀天象敬授民時乃循近制仍設其職而命爾夜居厥官爾尚勤於推測謹於敷陳

恪守攸司以稱于意

議

泉貨議　泉貨

天下之物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貨者言其用其制先有銅錢後有楮幣銅錢之制自五帝三王下更歷代莫之有改其爲法最古而楮幣之制所謂關會交鈔者又所以權錢而行金宋之末造也之二物者握之非有補于暖也食之非有補於仙也而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

而平天下。命之曰衡。於國家者。恒賴以爲生民之大命。而不能以一日廢。一日或廢。則國家之命。幾乎息矣。故曰以至無用而權至有用者。泉貨是也。國朝因時制宜。襲近代之法。（此文亦元時作）一切用鈔。而錢盡廢不用。自中統至元鈔之行。且一百年。中更至大。雖嘗改法。然旋亦即復舊。乃自頃歲以中統交鈔重其貫陌。與至元寶鈔相等並行。京師復鑄至正新錢。使配異代舊錢（元起沙漠本是陰類故宜用鈔不宜用錢用錢則國多故　聖祖初起亦制鈔法後卒不行蓋亦氣數使然也）與二鈔兼用。其意殆將合古而違今。而不知適以起天下人心之疑。夫中統本輕。至元本重。二鈔並行。即

民必取重而棄輕鈔乃虛文錢乃實器錢鈔兼用則民必舍虛而取實故自變法以來民間或爭用中統或純用至元好惡不常以及近時又皆絕不用二鈔而惟錢之是用而又京師鼓鑄尋廢所鑄錢流布不甚廣於是民間所用者悉異代之舊錢矣嗟乎二鈔者國家之所用而民則以為棄物而弗之用舊錢者國家未嘗專以為用而民爭相寶愛而用之是天下之民反操國家之柄而國家之命已下制於民泉貨之弊莫此時為甚矣詔旨屢餙禁令愈嚴民頑然相

可見錢便鈔不便矣

視而弗之恤而上之人亦坐視其法之弊聚無策以救之民情所至如水就下勢之趨嚮不可復遏是故善爲天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民以爲利上之人何故而不爲今外宰相得承制行事亦既審察民情上旨行者也即江淛省府冶鼓鑄累月之間國用頗賴以資給則其爲效固有不可誣者然其所鑄兩當十大錢止用于杭城而不足以行遠間有流布諸路者抑亦易視之弗信泉貨之弊自若也愚竊以爲今日鈔法宜姑置弗問而錢法當在所速講錢法之議有二一曰廣

開鼓鑄。一曰罷鑄大錢考之史傳漢郡國皆得開鑛而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唐亦即出銅所在置監天下鑪九十有九。宋鑄錢總二十六監。而諸路所鑄其數多寡各有差。其法皆為不可廢。賈誼所謂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者此謂不可使民私鑄耳非謂官不當廣鑄也夫錢便於貿易。而銅不便于轉輸。轉輸不便。故即其所出而鼓鑄。貿易相便。故隨其所在而流布。此勢之必然。而國朝至大中。亦置江淮等六監。此可見鼓鑄之開當廣

矣自周景王楚莊王欲鑄大錢其臣卽以爲非漢之赤仄以一當五王莽之大錢五十蜀之直百後周之當千唐之乾元後唐之永通宋之熙寧皆爲當十大都一時苟且之爲張商英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蓋大錢質輕而利重利重故盜鑄者多質輕故寶愛者少小錢費厚而利均費厚故盜鑄者少利均故貿易者平此亦勢之必然故歷代大錢皆旋踵而廢而至大大錢今亦存者無幾此可見大錢之鑄當罷矣用是言之鼓鑄不可不開而監局之置不可不

廣大錢不可不罷而小錢之鑄不可不多為今之計無踰此者且今江淛地大物衆省府鼓鑄固必仍舊其浙東西江東閩中諸路宜各斟酌所在分置監局或一州二州即為一鑪而凡所鑄錢必以漢五銖唐開元金大定宋大觀及今至正小錢為則其大錢更不復鑄夫鼓鑄廣則造錢多而人易致小錢多則稱物均而人知貴易致則其用不匱知貴則其行可久推而放之其法將徧諸天下而準固不特江淛一省而已至于權銅有禁尤當加嚴宜如唐制佛像以鉛

錫土木爲之唯鑑磬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絶又民間所有銅皆得入官官爲鼓鑄除工本之費更取其三而以七歸于民而又鼓鑄之餘關防嚴密製作精緻定其輕重而有度平其出納而有常如是則今日之錢可流地上異代之錢將不銷自廢夫使國家之命以復古之道因民之利以遂民之生計宜無踰此者上之人胡爲而不亟行也抑嘗因是復有其說古者三幣珠玉爲上黄金爲中白金爲下後世或爲二幣秦制黄金以鎰爲名及銅錢是也今誠使官民公

私並得鑄黃金白金爲錢因其質之高下輕重而定

金銀爲錢前代未有其制惟外夷用之然當今黃金白銀爲通幣則亦不須範之爲錢矣

價之貴賤多寡使與銅錢母子相權而行當亦無不可者且今公私貿易若干銅錢重不可致遠率皆挾

當時欲以銅錢權白金今時則以白金權銅錢

用二金籍使有司不明立之制而使之用公私之間有不以之爲用者乎是則用黃金白金爲錢與銅錢並行亦所謂因其所利而利之者也或者頗謂廢錢

廢鈔用錢此元運將衰之徵

而用鈔實祖宗之成憲而于術數之說爲有符今唯用錢無乃稽之典章驗之圖讖有相乖違者乎是不然天下之法雖聖人不能使之久而無弊及其弊也

固未嘗無法以捄之。論而通之。存乎人焉耳。而可泥于拘攣之見。偏於尋常之論哉。記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夫弛而不張。張而不弛。要皆非先王之所以爲天下者。弛之張之。與時宜之。斯爲善矣。嗟乎。當今時事之急可言者衆矣。然孰有急于泉貨者。故述斯議。俟上之人得採擇焉。

疏

祈天永命疏　祈天永命

忠文公在本朝惟此一疏載于宋史故存之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

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修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

聖謂政○令說明施此以充學進賜○

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已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逋欠之租

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無謂老生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